

## 往事札记

□ 郭忠敏

肆虐的疫情,让庚子年少了应有的红火和欢喜。形势所迫,单位安排我参与防疫工作。

由于跟物业的老郭叔经常在一起值班,不觉间建立了友谊。在没有行人出入的时候,时不时地拉拉家常,唠唠嗑,感觉特亲近。后来,物业的人事做了调整,原来的四个保安,仅留用一个人。再去小区值夜班,听说老郭叔已经回家了。

跟门卫梁师傅要了老郭叔的电话,拨通后,话筒另一端很快传来熟悉的声音。听出是我打的电话,老郭叔很激动,翻来覆去念叨让我去永丰玩。

坐在门卫室,心里空落落的。后来又有一天,晚饭过后,下了一阵很急的雨。雨幕密不透风,老郭叔的电话突然响起,他以为我又在小区参加防疫值班了,看天气不好,惦记着我,放心不下,就打电话问一问。

老郭叔说:“有时间来永丰玩吧,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听了他的话,心里蓦地有了一种言说不出的滋味。电话提升了思念的温度,让心情暖暖的。眼前是老郭叔的身影,耳畔回响着老郭叔的笑声。

老郭叔的家在永丰。从城区到永丰需要路过“一溜营”:胡家营、边家营、杨家营、东贾家营、西贾家营。建国前,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好过的沾化城,不好走的一溜营”。说的就是这几个村子。

在胡家营附近,还有一个村庄:打磨(当地人读 mei 音)李村。过去,这个村子里有一个人叫鲍凤阁,在解放前是当地

的知名乡绅。他家的大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如今村子里还有几排老房子,我和三笑去老郭叔家的时候顺道看过。

鲍家大院与那些有名的城堡式地主庄园风格不一样。故居老宅,相对于主人的富足,留存的房子看不到“雕梁画栋”,显得普通了许多。过去那种对外“严于防患”,院内“互相通联”的气派已经看不到了,当年的风采也仅能领略而已。

这里不是旅游景点,老房子也都有人家住着。对于我和三笑的到来,淳朴的房主人非常热情,不但带我们绕着宅子四处转转,同时还让我俩参观了室内。

鲍家大院的栅栏门,现已成为村里一户人家的大门。栅栏门内的木门,据说被东杨村的一户徐姓人家搬去了,三笑先生跟这家人熟稔得很,计划等以后去看看。

虽历经了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宅院留下的部分老房子却依然较为完好。整体看来,尽管房屋不是很高大,可给人的感觉非常敦实。过去有钱人家的老宅,墙基有几层青砖,地面以下部分也是同样的层数。墙体上砖雕石刻的精美图案,屋顶粗直的木质梁檩,以及用九层青砖筑起的墙基,均展现出了大院主人当年的财势。

岁月变迁,伴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乡村也逐渐向现代社会转型。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仅存的几排房子也要走进记忆,湮没在历史之中了。

时光见证了大院的风花雪

月,老屋诉说着世态炎凉。当时的鲍凤阁究竟有多富足?在沾化当地曾这样传唱: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打磨(meì)李家鲍凤阁的。

当然,这都是历史了。

等我俩驾车到了永丰街,这里正好赶集,各个街道已被摊位和涌动的人群占满。于是我们便从村东头进村,路过永丰寺的遗址,在三笑先生的指引下,实地游览一番,拍了一组照片。

永丰寺,是永丰街的一座寺庙。世传“先有永丰寺,后有沾化城”。遗憾的是,这座曾经香火鼎盛,历尽千年风雨的鲁北名寺,业已不复存在。

《金史》记载:“明昌六年,更招安为沾化,始筑城”。据此可以推测寺庙修建时间应该是在1195年之前了。由于寺庙在建国前修缮维护不够,再加上又经历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砖石材料拆除挪用,最终没能保存下来。寺庙的有关资料已无从考据,还能知道的,仅是这座习惯称为“永丰寺”的寺庙名字:崇兴寺。剩下的,只有传说了。

老郭叔对永丰寺的印象,多是听村里的老人们讲的。据传永丰寺建于高出平地一米的台基之上,内量和外测的尺寸一致。这样神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老郭叔把这个神奇,归结为古时候是有“能人”的,并给我讲了寺庙的传说当佐证:话说当年永丰寺建成后,干活的人想吃碗手擀面。一个木匠挑了一截树身,用斧子对准中间

一敲,旋即“投”出一根擀面杖。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讲:寺庙占地面积相当大,有僧人代代驻守。寺庙拆除后,留了一排房子,供和尚住着。建国前的某个时间,小和尚参军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寺庙有一座大钟,后来被人为打碎了。较大的那块碎片搭成了小桥,这是老郭叔亲眼见过的。庙里的宝贵文物散轶民间,早先听老郭叔说,附近村里有人保存着当年寺庙里的铜制神像。只有寺碑的大青石底座,还留在村子里。

老郭叔的家在村西北角,稍稍打听便找到了。还在地里抹枣树芽的老郭叔听说我来了,放下手里的活儿,急忙赶回家。

一看老郭叔,嚯,精神焕发!气色要比在小区当门卫时候好多了。东拉西拉,感觉有讲不完的话。质朴的一家人非得要留下吃午饭,因为急着回去,我们还是婉拒了好意。老郭叔不开心地说:“下次来可不能这么匆忙就走了。”

挥手告别,永丰街的集市上已经没有那么多人,街道显得宽阔了不少。街窗窗外,村里的炊烟丝丝缕缕,愈来愈远,最后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里。再后来,地里的玉米收获后,老郭叔还给我和三笑捎来了不少呢。

## 两块棒棒糖

□ 窦同慧

孩子们喜欢吃糖,有些孩子都上初中了依然喜欢吃糖。尽管我们做大人的常常以吃糖多了会长虫牙(龋齿)为由,三令五申地劝阻他们少吃糖,无奈孩子们对于甜味有一种特别味蕾,往往听不进大人的话。并且,很多时候大人们还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前几天,我在接上初中的孙子云鹏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跟我说,有几个同学(住校生)要让他捎点棒棒糖吃,我就毫不犹豫地说了,既是同学们让你买那就去买吧。我们说着话,就来到了附近

的一个小卖部里。这个小卖部是我的一个老乡开的,平日里,我常常光顾她的门店采买些生活用品,关系一直不错。进了小卖部,我跟主人一边寒暄着,云鹏已经选好了十块棒棒糖,我随即掏出手机按正常售价用微信支付了五元钱。

可就在我们爷俩将出店门时,“老乡”突然又拿上了两块棒棒糖塞到孙子的手里,一边还说:“给你同学捎的我收下钱了,这两块是我送给你的,快拿着。”云鹏执意不肯要,我见双方为了两块糖争执不下,以为区区两块糖的事,钱不钱的也无所谓,就力劝孙子留下了。我们爷俩也就离开了小卖部。

两块糖的事,我本以为也就这样过去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两天,我再次去小卖部买东西时,“老乡”却告知我说:“窦云鹏第二天就来把两块糖的钱给我送来了,我无论怎么说都不听,还跟我讲什么做个小生意不容易,要公买公卖,不能占我的便宜,说着就把一元钱放到柜台上跑了。你瞧,这个孩子这么耿直,真拿他没办法。”接着,“老乡”又对我历数了孙子许多过往的表现,什么对人有礼貌啦,同学相处的好啦,很“赶眼色”,看

到我搬东西时就主动帮忙啦等等,夸奖了孙子的许多优点,还捎带着赞扬我们全家人教育的孩子就是懂事理。我听后,感觉心里很受用。须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教育孩子从小养成“心中有他人”、“做事公道”、“懂得感恩”的品行,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常言说“从小看苗。”如果一个人不从小做好养成教育,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启发诱导,去身体力行现身说法,等到他长大了再任凭“树大自直”就晚了,可塑性就很差了。

云鹏主动、及时地把两块棒棒糖的“账”还上,这件事做得对、做得好,这说明云鹏是一个心地纯洁、正直无私的孩子,是一个心存善念、立说立行的孩子。“一滴水能照见太阳的光辉。”日常生活中,不能因为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忽视对孩子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或正面价值,我们应该时刻关注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为孩子做出表率,从小培养孩子健全、良好的品格,为孩子提供一个相对优雅、有利成长的外界环境。

孙子妥善处理好两块棒棒糖

的事,值得肯定和表扬。通过这件事提醒我们,当大人发现孩子们做了某一件好事的时候,例如主动帮助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主动跟老师或长辈打招呼、抑或做了拾金不昧的好事等等,应该及时地表明我们的态度,那就是肯定、支持、鼓励,有意培养他们健康向上的思想观念;当然,如果发现孩子们做了损人利己或说谎或搞恶作剧之类的行为,我们更应该及早介入,晓之以理,导之以情,帮助他们明辨是非、改过自新,把坏的习气消灭在萌芽状态,绝不能纵容、包庇,以防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从教育学的角度讲,“两块棒棒糖”就是孩子行为的闪光点,做家长的、当老师的理应用一双敏锐的眼睛观察到,并及时表扬,巧妙鼓励,拿“放大镜”找优点,用“扩大器”作评价,从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